

Pent-up World of Chrysanthemums:
Analysis of John Steinbeck's *Chrysanthemums*
Le monde fermé de Chrysanthème:
compréhension de *Chrysanthème* de Steinbeck

菊花的幽閉世界

——解讀斯坦貝克的《菊花》

Jiang Zhaoxia

董兆霞

Received 16 June 2005; accepted 12 August 2005

Abstract *Chrysanthemums* is a masterpiece taken from John Steinbeck's short-story-collection *The Long Valley*. The story mainly tells the married Elisa Allen's pursuit of one integrated self but somehow fails finally.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Elisa Allen's pursuit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and try to dig out the causes of her final failure.

Keywords: chrysanthemum, pent-up, psychoanalysis

Résumé *Chrysanthème*, une nouvelle excellente, fait partie du recueil de nouvelles *The Long Valley* de John Steinbeck. La nouvelle raconte principalement l'anéantissement du rêve d'une femme mariée Elisa Allen qui poursuit l'intégralité de soi. Cet article essaie d'interpréter le processus complet de poursuite d'Elisa Allen dans la perspective de l'analyse psychologique de Freud, et de trouver la raison de son échec final.

Mots clés: chrysanthème, fermé, l'analyse psychologique

摘要 約翰·斯坦貝克的《菊花》是其“*The Long Valley*”中的一篇精彩短篇小說。小說主要講述了已婚的伊莉莎·愛倫追求“完整自我”的夢想的破碎。本文試從佛洛德的精神分析批評的角度解讀伊莉莎的自我追求全過程，並探尋其最後夢想破碎的原因。

關鍵詞: 菊花；幽閉；精神分析

約翰·斯坦貝克 (1902---1968) 是美國著名的作家，因其關注美國經濟大危機時低層人民的生活現狀、反映社會現實而一度成為受壓迫的貧苦人民的“代言人”和“頌揚者”。斯坦貝克不僅創作了偉大的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還創作了大量優秀的短篇小說。《菊花》就是斯坦貝克短篇小說集“*The Long Valley*”中的代表作。

《菊花》中生動逼真的展現了已婚的伊莉莎·愛倫如何冀望於在自己所種植的菊花中追求內心的完整自我，而這一樸實願望卻被一個路過的流

浪補鍋匠殘酷的打碎。《菊花》看似隨意實則緊湊的描述，平凡而感人的細節和菊花意象的運用成功的再現了伊莉莎·愛倫的心理路程和悲慘結局，惹人同情，扣人心弦。

小說在一開始就呈現在我們面前一個很壓抑的環境：“沙利納斯山谷籠罩在濃厚的、灰色絨布般的冬霧之中，上與天空、下與外界完全隔絕。濃霧象罩在周圍山巔上的鍋蓋，把偌大一個山谷變成嚴絲合縫的一隻大鐵鍋……但在 12 月份，

陽光是照不到山谷的”。^{1 (337)} 女主角伊莉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壓抑而沒有生氣的環境中。生活中的伊莉莎也把自己包裹的“嚴絲合縫”，並且她忙碌工作的花園外還“架著鐵絲柵欄”。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伊莉莎完全掩蓋或者忽視了自己的女性柔美氣質，用男性化的著裝和粗重的花園工作“武裝”起了她自己。壓抑的天氣、封鎖的花園和男性化的包裹其實正映照了伊莉莎內心的幽閉，是其內心“自我”封閉的外在扭曲表現。

佛洛德認為人的心理包含意識、前意識和無意識三個部分。無意識是一種本能——主要是性本能衝動，它毫無理性，一團混沌，而且不為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和宗教法律所容許。^{②(58)} 這些本能衝動和精神活動總是按照“快樂原則”行事，滿足無意識的需求。意識則是表面的人的有目的的、自覺的心理活動，可以用語言表達，受社會道德的約束，按“現實原則”行動。^{2 (58)} 在意識與無意識的相互矛盾中，意識總是壓抑無意識本能衝動，使之符合外在社會道德的要求和標準。伊莉莎對自己女性特徵的掩蓋和忽視正是外在環境壓抑的結果。“封閉”的伊莉莎時刻警惕、觀察著周圍的世界，與之保持著距離。而伊莉莎與理應關係親密的丈夫亨利也保持著距離。亨利與她交談時也只是站在花園外。而當亨利告訴她說談了一筆好生意並提議去看電影和畫展時，伊莉莎也只是有距離的簡單回應，顯示夫妻感情的冷淡和對彼此的不瞭解。當流浪的補鍋匠趕著他的雜貨車經過她的花園外時，她也是只“蹲在地上”仔細地觀察著。當補鍋匠提議他可以修補鍋罐時，伊莉莎先是“冷漠的抵觸”然後是“不耐煩”的拒絕，沒有任何想與之交流的願望。這時的伊莉莎生活自己的封閉世界中，敏感的警覺著周圍的一切。

然而新春總是在寒冬中孕育。在這樣一個陽光也照不進來的山谷，還是有柳樹伸出了“嫩黃的葉芽”，田地“也早已犁過，正深沉的等著即將降臨的雨水的滋潤”。“現在是需要寧靜等待的時刻”道破了伊莉莎“封閉”表面下的真正心情。35歲的伊莉莎正處於她人生的旺年時期，“她的臉形纖巧而飽滿，眼神清澈明亮”；這使她看上去“溫雅、成熟，又熱切”。這是個內心充滿欲求和

渴望的成熟女士，然而現實卻沒有給她滿足的管道，她只好將內心的(無意識)渴求轉移到自己所鍾愛的菊花花圃。伊莉莎自始就在花園裏工作，她種的菊花很大，花莖也很粗。依據佛洛德的觀點，花象徵著女性或女性的生殖器官，而花莖則象徵著男性或男性的生殖器官。伊莉莎對菊花的細心溫柔照顧一方面反映她內心對細心溫柔照顧的渴求，另一方面又反映她對浪漫和愛的渴求。這些在現實中受到了壓抑，伊莉莎只好在種菊花中使自己的欲求和渴望得到某種變相、扭曲的滿足。

亨利是個既無情趣又實際的丈夫。他眼中注意到的是實際有用的東西。他不懂得去欣賞伊莉莎的菊花，只會誇獎她的菊花很“強壯”，而且希望伊莉莎能培育出這樣大的蘋果就好了。所以亨利根本不能瞭解伊莉莎的內心想法，不能給予她女性應該享有的撫愛。

而補鍋匠卻懂得如何討得她的歡心。當補鍋匠表現出對她的菊花的關注並讚美說“象一團團剛噴出的彩色煙霧時”，剛開始的“抵觸”和“不耐煩”立即從伊莉莎的臉上化掉。當她聽到有位老太太也想種植菊花時，眼睛立即變的雪亮、饑渴，激動的把補鍋匠邀請進了有鐵絲圍繞的花園，還“扯掉了頭上的男士黑帽，甩出了她的漂亮的黑色頭髮”。這是個很有誘惑力的舉動。男性的目光下，伊莉莎不自覺開始展露出無意識中一直受到壓抑的自己。接著在給補鍋匠解釋如何栽培菊花時，她突然停住，猶豫著，深深地看進補鍋匠的眼睛，希望他能明白，“最難照料的是花骨朵”。此時伊莉莎內心一直壓抑的精神需求和對性的渴望慢慢的開始控制她的言行。在這裏伊莉莎試圖讓補鍋匠明白的不再是如何照料花骨朵，而是她內心對美妙完美的性愛的渴望，愛人的撫摩和靈欲的相通，所以伊莉莎說：“我只能告訴你那種感覺。當你要摘掉不需要的花骨朵時，所有的感覺都彙集到你的指尖。你看著它們在不停的摘啊摘，從來不會出錯。你能感覺到那種感覺——手指和花莖連在一起，你看——手指和花莖，還連到胳膊上。手指好象自己知道該怎麼做，從來不會出錯。當你有了這種感覺時，你就可以順著這種感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決不會出錯的。你明白嗎？懂嗎？”這時一直受到壓抑的伊莉莎無意識性本能已經突破了意識的道德約束，開始按“快樂原則”行事。這段話裏已經有很明顯的性的暗示：她自己就是一朵花骨朵，渴望手的撫摩，等待被採摘，渴望被愛。此時跪在地

¹張嶙，馮瑞貞。伊莉莎·阿蘭的心路里程——解讀斯坦貝克的《菊花》[J]。鎮江高專學報，2003，(2)：36—39。

²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57—75。

上的伊莉莎的乳房激動的膨脹聳起。當補鍋匠也受到感染說晚上有時在雜貨車上也有這種感覺時，伊莉莎此時在丈夫那裏得不到的回應和理已經完全沉浸在無意識性欲的控制下，“深夜降臨時，天上的星星都變得尖尖的，四周一片寂靜。這時，你感到自己往上不停得飛啊飛啊。飛到星星的尖尖都刺進你的身體。那種感覺---熱熱的，辣辣的——太美妙了。”根據佛洛德的學說，突出的尖尖的東西如教堂尖頂、手杖、山峰、植物的莖等被視為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徵；把騎馬、飛翔等被視為性快感的象徵。在這裏尖尖的星星就象菊花的花莖一樣象徵著男性生殖器官，伊莉莎渴望的是星星的尖尖刺入身體時的“熱熱的”、“辣辣的”的美妙感覺。^{①(38)}不僅在語言上伊莉莎大膽的不自覺的表達了自己內心一直渴望和受壓抑的性欲求，她的無意識本能此時還完全丟棄了意識約束，支配了伊莉莎的行為——“她跪在那裏，一隻手伸向補鍋匠穿著油污黑褲的雙腿，遲疑的手指幾乎碰到了他的褲面，然後她的手垂了下來。她蹲伏在那裏象只乞憐的狗”。

而現實是，補鍋匠沒有回應伊莉莎的性召喚，他和亨利一樣關注現實，堅持“現實原則”。對伊莉莎菊花的關注、討伊莉莎的歡心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裏補鍋匠適時的一句“當你沒晚飯吃時，就不會說得這麼美好了”把伊莉莎拉回了現實世界，也使伊莉莎意識到了自己的一時失態而面帶愧色。然而這時的伊莉莎早已不再是那個“幽閉”自己的伊莉莎，內心的渴望被喚醒使她有了新的期望。補鍋匠走了，帶走了伊莉莎的菊花，也帶走了她對浪漫的幻想、對美好性愛的憧憬。

這次精神的外遇喚醒了伊莉莎無意識深處的欲望，意識到了“女性的自我；補鍋匠帶走了她的菊花使她重新找回了女性的自信，伊莉莎又開始忙於希望能引起丈夫對她新發現的“女性的自我”的肯定和欣賞。在花園中把自己包裹嚴密的伊莉莎已經不在了，對自己女性特徵和外表的重新在意透露了伊莉莎的無意識深處最終想得到自己性伴侶亨利的注意和欣賞。所以當伊莉莎盛裝等待丈夫的歸來時顯的非常的正式和嚴肅。一方面是伊莉莎對這樣自我的不適應和緊張，另一方面也是她內心深處對得到自己性伴侶亨利的感情上的理解和強烈欲望的渴望。可是亨利訥於表達感情又不會欣賞美，如形容伊莉莎的菊花時說——“我的意思是你看起來既強壯又興奮”，“壯的能弄死

一隻牛，興奮能象吃掉一個西瓜一樣吃掉它”。任何一位滿心期待的妻子聽到丈夫這樣的讚美都不會高興。伊莉莎不止沒有實現自己對性愛的期望，更失去了與性伴侶之間的心靈交融的機會。

在丈夫那裏遭遇挫折，伊莉莎沒有想到更大的傷害還在後面。在和丈夫開車出去晚餐的路上，伊莉莎看到了自己的菊花被扔在了路上。至此伊莉莎受到了第二次的打擊，也是更深的傷害。丟棄的菊花使伊莉莎意識到補鍋匠對她的菊花的讚美和對她殷勤背後的真正目的——招攬生意。而菊花代表著伊莉莎的成熟和美麗，寄託著她內心真正的對愛和浪漫的憧憬和嚮往；菊花是她無意識本能欲求最自然最淳樸的外化，是她完整自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補鍋匠帶走的是伊莉莎的“精神自我”。補鍋匠的行為讓伊莉莎認識到了現實的殘酷和物欲的橫流，而她追求完美浪漫和性愛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是多麼的脆弱而不堪一擊，甚至成了別人利用的物件。沒有這樣的傷害，伊莉莎還能在自己的“菊花”世界裏憧憬、尋求自我安慰；丟棄的菊花則無情的把這個“幽閉的菊花世界”也摧毀。盛開的菊花固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可是沒有了關愛和欣賞只能寂寞的凋零。伊莉莎在丈夫和補鍋匠尋求愛和浪漫的失敗讓她意識到她所追求的愛和浪漫在這個利益至上的世界沒有可以容納的地方，她所構建的菊花夢想也已破碎，她的將來只能在這個破碎的“幽閉”世界中過著無愛的生活，象一位孤獨的老婦人一樣。

注釋：《菊花》參考原文為英文，如無標示，則所用引文為筆者自譯。

參考文獻

- [1] Gelfant, Blanche H. and Graver Lawreme. (ed.)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Short St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523—626
- [2] Unger, Lenoard. (ed.) *American Writers: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Biographies*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Vol. IV, 49—72
- [3] 鄧緒新. 英語文學概論 [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2, 96—111
- [4] 朱鳳英. Symbolic Values in Steinbeck's Short Stories [J]. 陰山學刊, 2003, (6): 28—32

作者簡介： Jiang Zhaoxia (薑兆霞)，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2004 級研究生 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中國湖北武漢市，430079) Email: ensinjiang@yahoo.com.cn